

873.514 / 3015.2

新 中 學 文 庫

失 樂 園

密 爾 頓 著
傅 東 華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世界文學名著

失樂園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版

(82284)

世界文學名著
失樂園 一冊

Paradise Lost

定價國幣伍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John Milton

原著者 傅東華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中路

各地

失樂園

卷一

提綱

此第一卷，欲將全書題旨，略略點明：首言人違帝命，因失樂園；次敘墮落主因，乃由撒但。復言撒但叛帝，陰結天使，助己作亂，遂觸帝怒，併逐出天，墮諸地獄。此事敘訖，突入中心，言撒但與徒，在地獄中，不勝悲苦。唯此地獄，非在「中土」，乃在冥區，名之「洪荒」，方爲至當。（緣當其時，天地

未分，縱已判分，未應蒙禍。）撒但於此，與其徒衆，並臥炎湖，經受雷擊，倉黃驚怖。歷許久時，方如暈蘇。乃見身畔，臥一天使，以品位言，居己之次，遂命醒覺，相對吁嗟。復命餘衆，亦皆覺醒。衆徒既起，紛紛紜紜，排列成陣；其間首領，後在迦南，與其隣境，並成偶像，奉祀爲神；茲據所稱，歷舉其名。繼敘撒但，對衆演說，藉慰衆心，言彼天庭，可望復得。末復告衆，昔有預言，更聞傳說，云有新世新物，不久將出。乃命諸靈，齊來會集，共證斯言，並商策略。彼時諸靈，與采蓬勃，衆手齊舉，有所建設。剎那之間，判

地摩寧，巍然崛起；諸魔巨頭，於茲會議。

在天的繆司，敢煩歌詠，

詠人間第一遭兒違帝命，

都只爲偷嘗禁菓招災眚，

伊甸園中住不成，

致落得人間有死難逃遁，

受盡了諸般不幸，

直待個偉人入世援拯，

方始得重登福境。

在天的繆司，您在那神祕的何烈山巔，西乃山

頂，

嘗感發當初那牧人，

使教導那天寵之民，

俾知天與地怎自洪荒分判成，

或若那郇山上，您更喜登臨，

下有西羅亞，傍廟長流溪水清，

我便向那裏呼告您尊神，

願尊神助成我這艱難歌詠，

原來我這歌辭意趣不平平，

思飛越那愛奧尼山，高峻，

去追跡一段由情，

向未經鋪敘成文，謳吟成韻，

猶歎聖靈，您在諸殿裏，喜的是正直

純潔之心，

願您教訓，爲的您一切知情；

您自始（二四）便在當場作見證，

您曾把巨翅兒振，

如鳩樣，覆翼那洪荒曠境，使它胎孕：

我心中蒙昧，願得您獨照光明，

我意趣卑低，願得您提挈引，

俾我這詩意旨臻高境，

庶可以發揚那無疆的造化功程，

使人間得把天心悟領。

請先言，——爲的天上事瞞不了您的眼，

地獄深淵，您也諸事都明見，——請先言：

想吾始祖（二五）處境本安恬，

深得上天寵眷，

却緣何忽對造物主中途叛變？

他二人主宰人間，無稍缺欠，

却只因一事受拘牽，（二六）

怎便違犯上帝的心願？

且說這不祥的叛變，

是誰人首先鼓煽？

却原來是那兇惡的蝮蛇施爲狡計，（二七）

致使我人間之母受他欺，

溯根苗，都由仇恨起；

他彼時正爲驕橫，遭天逐斥，

率領着衆天使恣行無禮，

心欲得同僚戴己，

自謂與至尊（三）抗衡相匹，

遂敢覬覦神器，

作亂弄兵，橫行無忌，

却無如終不利。

那萬能之帝，乃使炎炎烈火熾，（二）

將他擲自蒼冥裏，

沉淪焚熾堪驚悸，

直落入沉淵無底，

在火裏，被金剛鎖鍊牢羈繫，

便算這膽敢向神挑戰的相當懲治。

計約人寰九日夜時間，

那魔和衆伴有力量施展，

只轉輾在那烈火的深淵，

縱然他是超凡質，也須瞑眩。

這刑罰，却使他蘊怒有加無減；

他一來痛惜歡娛失墜難回挽，

二則恨這無窮痛楚有如煎：

偶舉悲眸觀四面，

但覺得悽楚憂愁滿眼，

不期忿恨凶橫氣更添。

迨更極目光四眇，

則見那悲淒境地荒茫無際限。

四周遭，是個怕人的牢監，
宛似在洪爐裏烈火炎炎；

那火却無光燄，

只可辨黑茫茫一片，

徒教險象分明顯；

這是個悲愁境界，慘影沉懸，

安逸和平併難見；

希望盡人都及遍，

却只難期到此間；

但有的痛楚相連，無期得免，

那火有如洪水橫流泛，

無盡的硫磺燒焚不稍間。

這便是那無疆主宰爲叛徒設備的地點，

便是爲他們在洞冥中制定的牢監，

也便是專爲他們劃定的境限，

其距天光帝座，視天極距中心三倍遠，(10)

其間凡事懸殊不似天。

彼時和他同墮的衆伴，

也都因那烈火的狂潮暎眩，

他未幾便已察見；

其中便有個滾到身邊，

那魔也多能勇健，

比自己只差一間，

論罪惡也在伯仲之間；

日後那魔之名別西卜，

將在帕勒司廳（三三）地方重出現。

彼時那禍首凶元，

（因是撒但（三三）之名天上傳，）

便開始揚聲破岑寂，

對他同伴出狂言：——

「呀，却不道就是您！

這是何等的沉淪！

想您當日在那快樂光明境，

光輝周體軼羣倫，

怎而今便變得這般形景！

您和我同心同德結同盟，

共向那光榮路趁，

願同患難共冀大功成，

如今竟也和您遭同命；

且看您和我自何等高天下隕，

隕落得何等淵深：

今而後，方知他（三三）挾持雷霆，

確比你我都強甚；

又誰會料那刀兵這般凶狠？

只是我不因怕那刀兵，

也不因怕那多能的勝利者，逞怒忿，更施刑，

便爾從茲悔恨；

且我外表光輝雖滅褪，

却移不得我初衷堅定，
也改不得我那傲慢之心；
爲的我有功勳被貶損，
故縱他威能絕頂，
也要與一較輸贏，
因號召無數精靈，
咸舉刀兵，齊來力併，
原來都不喜他管領天庭，
却願奉我爲首領，
遂於天上郊原列戰陣，
向他那至上威權挑釁，
使得他寶座也遭撼震。

如今雖失利，有甚要緊？
尙未至全盤輸盡：
我尙有不撓意志，迫切仇心，
忿恨永難消，勇氣終難冷：
這四端，豈不是至難克勝？
他縱然震怒展威能，
終不能強奪我這光榮品性。
至若卑躬屈膝，向彼求恩，
竟對他權力如神畏敬，
那才真甘鄙賤，自沉淪；
原來他經我此次刀兵，
已深慮國本動搖，不無懷懷；

你我若竟此輸心，

將落個羞辱污名洗不淨；

一來爲，你我生來都有命，^(三)

既具這神力神能，^(三)

復稟這清真實素，^(三) 斷難克勝；

二來爲，你我以此番失敗爲懲，

他日謀計加精，刀兵重整，大可望功成，

決要和我們那不解的大仇再一併，

非力服便教智勝——

他如今新得利，正大歡欣，

獨竊據那天庭之政。』

那背信的天魔語若斯，

實則心中痛欲死；

他口裏狂言大肆，

却覺異常失望，楚若酷刑施；

無何，他那狂妄的同儕答言如此：——

『啊啊大王，您是那得座精靈^(三)的首領，

嘗統率諸撒拉弗作戰陣，

出此無畏的駭人行徑，

使上天無極的君王也大震，

把他的至上威權量秤，

將必因您欲顯本領，

抑係運命機緣造就成！

這不祥事，我已見分明，深悔恨，

只因這可悲的敗績，
遂教你我喪失了天庭，
又致這多能之衆也復遭殃墮隕，
想我輩神靈天質，
算淪亡，至此已經止境：

因我輩雖則光輝已滅盡，
雖則歡娛已湮滅在無窮苦境，
却仍有心意精神難可勝，
元氣也使須恢復無稍損。
只是我對我們的征服者，
如今不由得要信彼全能，
因若不然時，他怎能勝我等？

若還他保全你我的氣力精神，
只爲的要你我能將苦忍，
藉可以洩他的仇忿，
或又爲要把我們當作戰利品，
隨他使役作奴身，
或工作在這地獄火中心，
或奔走在那幽暗洪荒境——
若還恁地時，你我便待怎生？
因若這未損元神，無窮性命，
只留着受無窮的苦刑，
你我又何樂於完整？

於是那惡魔魁首急急將言應：——

「您這沉淪的基路冰，」

無論是行事熬刑，唯餒弱至堪憐憫：

只是這一點，您應深信——

行善事，決非是吾曹本分，

長作惡，乃你我唯一的歡欣，

因如此，方算是和他抗命。

他若還憑他的睿聖，

意欲從吾曹邪慝偏教善事成，

你我須便勞心，從中作梗，

必使善事中仍覓得爲惡的塗徑；

我倘還不錯忖，

這辦法，當能常使他煩惱焦心，

並使他思慮紛歧失準。

只是你看！那忿怒的勝利者，已把他的復仇使

者召返天門：

那迫擊我們的硫磺雨陣，

如今已失勁，業使天崖火浪平；

那雷霆，挾赤電奔馳怒震，

今亦殆已把箭竿用盡，

聽洪荒曠莽，已不開霹靂之聲。

這機會，殆由我們的仇敵藐不經心所造成，

或因他已平忿忿，

你我須不可讓他逃遁。

您不見那可怖的郊原曠境，

荒涼寂寞絕人行，

不見光明，但見有慘澹幽青微映？

你我須急跳出這火濤，向那荒原進；

到那裏且圖安息，若還有安息能尋；

然後把我們那受創的殘軍重整，

再商忖，今後應如何方能最痛敵人心，

應如何方可彌補自家的虧損，

並擬如何挽救這災情；

倘希望未盡，思如何謀取援軍，

倘希望已泯，思如何解危釋困。」

那撒但，和他身畔的同僚這般議論；

其時他昂頭出浪頂，

雙眸灼灼閃光明，

身伏在火浪之心，

龐然直挺，平浮數十尋，

恰便是神話書中所道稱，

和那布賴亞里阿(一〇)一樣容形，

或似那泰豐，昔日曾營巢在塔蘇斯之境，(一一)

這都是泰坦的族類，地生的巨人，(一二)

嘗與天上的育夫(一三)鬪勝；

或又似利佛但(一四)居在蒼溟，

乃上帝創造的最大生靈。

據海上人云，那海怪偶在挪威海上海，

常有小舟舟長入夜迷途徑，

錯認做孤嶼亭在海中心，

便在他身旁穩風處維舟下棹，

將錨插入鱗中進，

眼巴巴直盼到天明。

彼時那巨魔被繫在炎湖，龐然直挺，

也正似這般形景。

他本來永不得昂頭再起身，

只因那主宰羣倫的天帝寬大爲心，

任他且把奸謀逞，

庶幾他爲禍他人，

終落得罪孽層層，刑罰更難逃遁，

並使他心下自分明，

知自己一切奸謀邪行，

只落得爲他所引誘之人，

博得無窮慈惠和憐憫，

却爲己停冤佇恨到終身。

那魔於是聳偉軀，擺脫炎湖，

攪得身邊火燄都斜注，

轉身時，暫屯出一片空虛處。(三)

然後張巨翼凌空高舉，

致使塵氛載重不勝苦。(三)

直待至脚登陸地方停駐；

那陸地，也經被火成焦土，

與湖中流火無殊，

故其色，有若地底狂風將山自只洛勒斯初拔

去，(三)

或拔自那震烈的挨得納(三)山緣如鋸，

原來那山中有燃料潛藏貯，

受風吹火着，勃然騰舉，

助風勢，落得煙臭中只剩一番焦土。(三)

他那不幸的雙腳，便在這其間踏履。

無何，他的至親伴侶，也隨他飛舉，

咸以得脫冥流自矜詡，

儼然以神明自居，

謂是氣力復元功乃舉，

却不道全出帝心容許。(三)

於是那墮落的大天使，(三)乃對他同僚發

語：

『這豈便是我們失去天庭換來的境土？

那天上光明爛如許，

怎換得這樣幽冥悽楚？

也罷，且由他去，

爲的如今他是天庭主，

欲有所爲，無不由他部署；

故不若離他遠處；

縱然他理性與你我無殊，

力量却超儔伍。

長別了，幸福的樂土，歡娛所永居！

「福哉，恐怖！福哉，冥府！」

還有你，深沉的地獄，

且歡迎你的新主，——

我如今帶得個心來，

不因得地點時間改吾平素。

良以心是自家的宅宇，

它可以化地獄作天堂，

也可以化天堂作地獄。(四三)

我但得保吾舊故，

縱易地，又何殊？

且若只除那挾持雷霆的愧不如，

我又何嘗改變差毫許？(四四)

你我如今在此居，

至少得逍遙自主；

那萬能者造地獄，諒無可羨妬，(四五)

將不致把我們斥逐驅除：

故你我於茲掌主權，庶幾能鞏固；

若依我取去，以為縱在地獄，

這主權也值得我們霸據；

蓋與其服役在天庭，

不若掌權在地府。

只如今我們那些忠義友人，沉淪伴侶，

都尚在那迷惘的湖中不勝驚怖，

何不也招來一同居此無歡的宅宇？